

神通

也正是有意要他如此，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功不及唐晓澜，可是他的修罗对方的真气，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还可以侥幸

【梁羽生小说全集】

情况下，或者还可以侥幸

幸图

云海玉弓缘

下册

梁羽生著

澜长须飘拂

内力虽然是柔

冲击，他总是

。不但如此，孟神

于无形。这两人一

胜；而且消波长的
的邪派神功，与敌人同归于尽。过了片刻，只见唐晓澜的头颅，好像蒸笼一般，发散出热气的白雾。禁了几个武学大师，他也合一的内功，虽然不如唐晓澜的精纯深厚，但却霸道得生死，定存亡的时候

过去！唐晓澜发出

来越浓。可是唐晓澜发出的

坚韧非常，任孟神通如何

脚步依然未曾移动分毫

的内力，还竟似给他化解

防御得了，却和之极，却通狂攻过去

梁羽生小说全集

云海玉弓缘

【下册】

（香港）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海玉弓缘 下 / 梁羽生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14)
ISBN 7-80521-642-8

I. 云 ... II. 梁 ...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州购书中心经销

(广州市天河路 123 号 邮编: 510620)

广东省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邮编: 528437)

960 × 1240 毫米 32 开 25.25 印张 701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 43.2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梁羽生小說全集】

1. 龙虎斗京华 (含飞凤潜龙)
2. 草莽龙蛇传 (含塞外奇侠传)
3. 白发魔女传
4. 七剑下天山
5. 江湖三女侠 (上、下册)
6. 还剑奇情录 (含冰魄寒光剑)
7. 萍踪侠影录
8. 散花女侠
9. 联剑风云录
10. 冰川天女传 (上、下册)
11. 云海玉弓缘 (上、下册)
12. 侠骨丹心 (上、下册)
13. 风雷震九州 (上、下册)
14. 冰河洗剑录 (上、下册)
15. 女帝奇英传
16. 大唐游侠传
17. 龙凤宝钗缘 (上、下册)
18. 慧剑心魔 (上、下册)
19. 狂侠天娇魔女 (1-4册)
20. 鸣镝风云录 (1-4册)
21. 广陵剑 (上、下册)
22. 风云雷电 (上、下册)
23. 瀚海雄风 (上、下册)
24. 游剑江湖 (上、中、下册)
25. 牧野流星 (上、中、下册)
26. 弹指惊雷 (上、下册)
27. 绝塞传烽录
28. 剑网尘丝 (上、下册)
29. 幻剑灵旗
30. 武林天骄
31. 武当一剑 (上、下册)

责任编辑：周梅英

王 强

装帧设计：区 洋

波诡云谲火山岛

回肠荡气海外风

梁氏作品瑰奇想象的巅峰

ISBN 7-80521-642-8



9 787805 216423 >

ISBN 7-80521-642-8/1-262

定价：43.20元（上下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第二十八回

冰宫一觉真成幻
梦境迷离是耶非

话犹未了，忽听得冰宫中传出紧密的钟声，群峰回响，震耳欲聋。

谢云真知道这是冰宫中报警的钟声，大为奇怪。心道：“谁人敢到太岁头上动土，难道是孟神通来了？”心念方动，冯琳忽地大喝一声：“给我站住！”谢云真尚未看得真切，陡觉微风飒然，一条黑影一溜烟似的从她身边掠过，就在这时，只见冯琳也凌空飞了起来，满空树叶飘舞，那条黑影“哎哟”地叫了一声，落下来时，已在半里之外，雪地上看得分明，李沁梅叫道：“哎呀，是孟神通的弟子姬晓风！”原来冯琳刚才一抓没有抓着他，立即便使出摘叶飞花打人穴道的功夫，一大把树叶撒了出去，她凌空跃起，摘叶飞花，动作一气呵成，快如闪电，但那条黑影仅仅是晃了两晃，转眼间又掠出十数丈了。

谢云真看得心寒目眩，这等快捷的身法，饶是她屡经大敌，却也没有见过。心想孟神通的弟子尚且如此了得，不禁骇然。她哪里知道姬晓风号称天下第一神偷，乃是带艺投师的，别的本领也还罢了，轻身功夫，却端的是来去无踪，江湖上无人可及，就算是冯琳的猫鹰扑击之技，也还要略逊一筹。

姬晓风被冯琳用摘叶飞花的功夫阻了一阻，冰宫中的侍女已大声叱喝，纷纷追来，当前一人，白衣飘飘，宛如一朵白云从山峰上飞下，这人正是冰川天女。

就在这时，冯琳又一把树叶撒出，姬晓风身上沾了两片树叶，身形略显迟滞，冯琳距离他已不到十丈，喝道：“还不给我站住，要找死么？”冰川天女飞出三颗冰魄神弹，越过他的前头，冰弹炸裂，发出一团寒光冷气，俨如张开了一面雾网。姬晓风叫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按武林规矩，替我师父来下战书，你们



岂可对我如此无礼！”

冰川天女喝道：“你偷我的宝剑，这是哪一门规矩？”姬晓风笑道：“干我这行的规矩，不论到任何人家，最少都要拿一件东西，你不愿意将宝剑送我，拿一件宝物来换吧。”冰川天女喝道：“胡说八道，做贼还有规矩？”姬晓风嘻嘻笑道：“真有这个规矩，是我们祖师爷传下来的。隔行如隔山，你不懂的了。”冯琳冷笑道：“我也有规矩，捉着小贼，就要打三百板屁股！”脚尖一点，倏然间又使出猫鹰扑击之技，向他扑去，冰川天女也飞出了冰魄神弹，封住他可逃走的退路。

眼看姬晓风无法躲避，忽听他一笑说道：“冰川天女，原来你这样小家子气，一柄剑也舍不得，好，还你便罢！”冯琳正待凌空击下，陡见一道寒光，迎面飞来，知是冰川天女的冰魄寒光剑，剑是世上无双的宝剑，这一掷的力道也甚为强劲，冯琳虽然是一流高手，却也不敢空手接这宝剑。当下在半空中一个转身，扬袖一拂，宝剑寒光电射，流星陨石般的向冰谷坠下，冰川天女唯恐有失，急忙去拾宝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忽觉微风飒然，姬晓风已从她的身旁窜走，冲开了冰弹所凝成的雾网，逃之夭夭了。冰川天女忙于拾回宝剑，顾不得再发冰弹去拦截他，冯琳被阻了一阻，要想再追，已是不及。

这时，冯琳也不禁有点骇然。要知在三年之前，姬晓风除了轻功卓绝之外，根本就不足以挡冯琳一击，那年冯琳在山东即墨城的旅舍遇到孟神通和他，随手使上摘叶飞花的功夫，一片树叶就把姬晓风打得栽了一个筋斗，所以刚才冯琳尚丝毫未把他放在眼内。现在不过仅仅隔了三年，虽然冯琳的武功仍然是远在姬晓风之上，但冯琳的“摘叶飞花，伤人立死”的功夫已是伤他不得，甚至连冰川天女的冰魄神弹也困不了他，这就不能不令冯琳大大惊异了！心中想道：“照常理来说，仅仅三年的功夫，无论如何，是不能有这样大的进境的，难道孟神通当真是获得了千古难逢的奇遇，练成了绝世神功，传授给他，以至令他的武功增长，神速如斯？”如此一想，对孟神通的轻敌之心，方始稍稍减了。

冰川天女拾了宝剑回来，冯琳急忙问道：“怎么，是孟神通向



你们挑战吗？他自己来了没有？”冰川天女道：“是来了几个人，可不知有孟神通没有。哎呀，我的，我的……”她伸手一摸，这时才发觉头上压发的玉蝴蝶不见了，这玉蝴蝶乃价值巨万的尼泊尔王宫宝物之一，想是被姬晓风施展妙手空空的神偷手法，从她身边掠过之时，偷了去了。冰川天女当时一心在于收回宝剑，所以被他偷去，到现在才知道。这玉蝴蝶当然不能和冰魄寒光剑相比，失去也不可惜，但想到姬晓风的神偷手法如此厉害，冰川天女也不禁暗自心惊。

冰宫中隐隐传来了兵器碰击的声音，冯琳道：“来得正好，待我们斗斗孟神通去！”一行人等急急忙忙随冰川天女进入冰宫，循声往视，到了花园之中，只见一群冰宫侍女，正在围着两个服饰奇特的人。

冰川天女道：“咦，我认得左边这个红教密宗的高僧赞密法师。”要知冰川天女本是尼泊尔的公主，尼泊尔以佛教立国，她兼有佛教大护法的身份，和西藏黄教的活佛、青海白教的法王都有交情，其时西藏青海的黄教白教红教三教统一，冰川天女和红教虽然无甚往来，但和他们教中的几位长老也是认识的。红教中的密宗人数最少，大都在寺中勤修经典。喇嘛教的各个教宗，密宗给人的印象虽然最为神秘，但外界的纠纷，他们却是素来不肯沾惹的。因此冰川天女一见赞密法师在场，不由得大为诧异，心想：姑且不论自己和喇嘛教三教的交情，即以密宗的行径和赞密大师的身份来说，要说他居然肯同流合污，与孟神通的弟子来冰宫盗宝，那简直是不可置信的事。

但眼前却是真实的情景，冰宫中的侍女正列成九宫八卦阵形，将赞密法师和另一个番僧重重围困。但见剑气纵横，寒光耀目，几十柄寒冰剑连成剑阵，潮水般的此起彼落向那两人冲击，赞密大师兀立如山，并不出手，但冰宫侍女们的长剑，到了他身前三尺之地，却总是刺不进去。冰川天女正想喝令停止，忽听得那个番僧大吼一声，犹如晴天起了一个霹雳，陡然间十几柄寒光剑向天飞去！冰川天女吃了一惊，这是佛门中“狮子吼”神功，想不到这个番僧竟具有如此上乘功力，看来不在赞密法师之下。



冯琳道：“管他是谁，和孟神通弟子同来的就不是好人！”身形一起，越过两座假山，赶到场中，就在此时，只见唐经天已现出身形，拦住了那个番僧，朗声问道：“两位大师，何故登门挑衅？”

那番僧气得哇哇大叫，过了一会，火气才稍稍平静下来，说道：“你就是唐经天吗？我们来替孟先生下书，你不以礼相待，却叫这些丫头们来围攻我，究竟是谁挑衅来了？”他的汉语说得很生硬，但也还说得清楚。

唐经天诧道：“哪位孟先生啊？”赞密法师上前行了一礼，说道：“就是孟神通孟先生，我们是他派来下书的使者。”冰川天女听得分明，不可置信的事情竟由他自己的口中证实了，孟神通果然是大有“神通”，竟能令红教密宗的高僧赞密法师也听他差遣！

唐经天道：“唔，孟神通？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过，但我们和他风马牛不相及，他叫你们来下什么书？”

那番僧冷笑道：“我只管下书，谁理会你和他有什么瓜葛。书信摆在那儿，你不会自己拆来看么？”

冯琳怒不可遏，上前冷笑说道：“好呀，你们究竟是来下书的，还是偷东西的？或者是兼有这两者身份，既做使者，又做小偷？”赞密法师合十说道：“阿弥陀佛，请女施主出言慎重，小僧岂是偷东西的人？”

冯琳冷笑道：“孟神通的弟子姬晓风偷了她的冰魄寒光剑，你们与他同来，不是同谋的贼党是什么？口念弥陀，就可以赖得干干净净吗？”

赞密法师面色微变，冰川天女疑惑不定，上来说道：“冰魄寒光剑反正已回来了，那是姬晓风做的事情，不必再追究了。”

赞密法师脸上泛红，说道：“我们实是不知道孟先生的信中说些什么，姬晓风的所为或者也另有原因，请诸位不要难为他，先看了孟先生的信再说吧。”他见冰川天女追回了宝剑，只道姬晓风亦已遭擒，故此为他说情。

冰川天女道：“大师放心，既然是与大师同来的人，我们怎会将他难为呢。姬晓风我们早已让他走了。”冰川天女见赞密法师



彬彬有礼，猜想其中必有原故，因此也就对他客气几分。

唐经天听着那番僧嘿嘿的冷笑声，随着他的目光看去，见园中有一座白塔，那是冰川天女的母亲按照尼泊尔的佛塔形式，建来供佛的，高达二十余丈，最高一层有一个葫芦形的尖顶，极目看去，隐约可见尖顶上搁有一方拜匣，想来孟神通的书信便是装在这拜匣里头。

以唐经天和冰川天女的本领，施展轻功上这白塔亦非难事，但至少也得一盏茶的时刻才取得下来。唐经天心道：“不知他们怎样上去的。想来他们上落这个白塔，定然不费吹灰之力，时间极短，所以宫中这么多侍女，谁都没有察觉。我纵然将书信取了下来，只怕在轻功上也经他较短了。而且我是主人的身份，依理也该陪客，不便离开。哼，他们这岂不是分明来给我出个难题吗？”另有一个办法，是叫侍女拾级而登，将信取下，但这样一来，时间要得更长，岂不是更为丢脸？

唐经天正在踌躇，忽听得冯琳冷笑道：“下书是这样来的吗？孟神通是什么东西，敢对天山派如此无礼。好，且待我看他说些什么，再与你们算账！”说罢，解下头上的红头绳，倏地向空中抛去。

冯琳将头绳信手一抛，看似毫不着力，其实却是默运玄功，用上了最上乘的“摘叶飞花”的功夫，只听得嗤嗤声响，那条头绳竟似金色的铁线蛇一般，夭矫飞腾，破空直上，转瞬间，阳光下只见淡淡的红影，再过片刻，穷尽目力，连影子也不见了。园中数十冰宫侍女，个个昂首向天，心中怵慑，不知冯琳弄的是什么把戏，只见那番僧面色灰白，忽听得铮然声响，塔顶上有件东西流星陨石般地跌了下来，站在附近的侍女拾起来呈给唐经天，乃是一方小小的拜匣，拜匣上系有一条粗绳，冯琳那条红色的头绳，则在粗绳的上端打了个结，竟似冯琳将这方拜匣从白塔顶上拉下来似的。

那番僧大惊失色，原来那方拜匣装的就是孟神通的书信，由姬晓风以绝顶的轻功，用绳子吊在佛塔那葫芦形的尖顶上的，而今竟被冯琳用幼细的头绳扯了下来，这正是“摘叶飞花”的最上



乘内功。冯琳露了这手功夫，那番僧的气焰不由得减了几分。

唐经天双指一划，宛如刀削一般，将拜匣当中剖开，取出书信，那方拜匣是用坚厚的檀木做的，唐经天这手铁指禅功，比之冯琳的“摘叶飞花”功夫，虽然尚是有所不及，但亦足以惊世骇俗了。那番僧心道：“怪不得我在印度就听说唐晓澜是中国第一高手，连他儿子也这么了得，果然名不虚传。”

唐经天剖开拜匣，将孟神通的书信取出，与冰川天女一同观看，只见信中写道：“武林末学孟神通书致冰宫主人座右：久闻贵派剑法通玄，神功卓绝，老夫耄矣，亟欲一开眼界，故此不揣冒昧，特遣弟子前来，借剑一观，明年三月十五，当于邛山独臂神尼墓前奉还，区区之意，亦正欲借此剑而促大驾也。”

在孟神通这方面说来，这封信已是客气之极，但在唐经天看来，这却分明是孟神通的一封挑战书，不禁怒从心起，冷笑一声说道：“孟神通的话未免说得太满了！他虽然神通广大，但我们冰宫的宝剑也不是轻易就能给人取去的！不过，他要与我观摩武功，却也不必用这等鬼鬼祟祟的手段，你两个回去告诉他，明年三月十五，我准定依期到邛山向他领教，叫他不必要再派下三流的小贼来偷东西了！”唐经天说话之时，冰川天女向他递了两个眼色，他却丝毫没有察觉。

赞密法师脸似寒冰，冷冷说道：“我的职责只是陪孟先生的高足来此下书，孟先生向你们挑战也好，要取你们冰宫的宝物也好，这全都与我无关。施主，你的说话未免对小僧责备过重了。”唐经天这才发觉妻子向自己暗递眼色，怔了一怔，赔笑说道：“大师休得误会，我这番话只是对孟神通说的。”这时再加辩解，更是欲盖弥彰。

冯琳道：“是呀，想孟神通在江湖上也不算是无名之辈，要挑战嘛，光明磊落的来挑战好了，实在用不着采取这样鬼祟的手段。”她重复唐经天说话的意思，更如火上添油。赞密法师忽地回过头来，面对冯琳，淡淡说道：“明年三月十五之期，不知女施主可也要到邛山去看热闹吗？”冯琳道：“怎么？”赞密法师道：“若是女施主肯来的话，届时，我想向女施主讨教几招。”他本来要向

唐经天挑战的，但因为喇嘛教与冰川天女颇有渊源，看在冰川天女的分上，改向冯琳挑战。

冰川天女刚才之向丈夫连打眼色，为的就是不愿和赞密结怨，想不到终于爆发出来，心中暗暗叫苦，生怕冯琳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幸在冯琳也知道赞密法师的身份，当下笑道：“我正是为了要斗一斗孟神通，才到邛山去的。大师既然有意赐教，届时我先向大师领教便是。”正正式式的接受对方挑战，并没有再加上任何说话，令对方难堪。

冰川天女道：“我有一事未明，不知可不可向大师请问？”赞密法师合十说道：“女护法请尽管赐问。”冰川天女道：“大师是得道高僧，不知何故甘愿充当孟神通的使者？”赞密法师淡淡说道：“世间各事，自有因果，缘法如此，劫数难逃。女施主对佛教的护持功德，小僧一向钦敬，女施主与本派的交情，小僧也不会忘记，绝不至与女护法为敌便是。”冰川天女满腹疑团，仍然问不出所以然来。不过从他这番话中，倒可以听出他这所以要约冯琳到邛山之会再战，乃是为了避免在冰宫交战，这也是尊敬冰川天女的意思。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赞密法师的挑战刚刚告一段落，那番僧立刻哈哈大笑，朗声说道：“我可不必卖什么人的交情，久仰天山剑法精妙，我现在就想向唐大侠领教几招。”不待唐经天答话，唰地一声，就拔出了一口刀来。

原来这个番僧乃是印度第一高手龙叶上人的弟子，法号阿罗尊者，是受了尼泊尔王之聘，有心来与唐经天为难的。现在尼泊尔王乃是冰川天女的表兄，当年为了冰川天女，曾兴师十万，侵入西藏，后来在喜马拉雅山谷一场较技，尼泊尔请来的武士尽都败阵，中国方面的大军又已开到，尼泊尔王才不得不接受和约，鸣金收兵。虽然如此，尼泊尔王对唐经天却是仇恨难忘，因此聘请了阿罗尊者，叫他去和唐经天决斗一场，阿罗尊者也正想观摩中国的武功，乐得尼泊尔王的资助，便接受他的聘约，来到中国。

阿罗尊者的原意，主要观摩中国的武功，倒并不想真个去和唐经天拼命，不过既答应了尼泊尔王，总得找个藉口到冰宫来，



与唐经天比试一场，一来看看名震中国的天山派武功有何特异之处；二来不论胜败，也可向尼泊尔王交差。此事被孟神通得知，孟神通以绝顶神功，慑服了阿罗尊者，认为孟神通的武功比他的师父更强，希望得到他的教益，心甘情愿受他差遣，孟神通便派他做自己的使者，和赞密法师同往冰宫。这在阿罗尊者来说，也正好找了一个藉口。

至于赞密法师以密宗高僧的身份，居然肯屈身做孟神通的使者，其中却另有缘由。原来修罗阴煞功本来是密宗从印度传来的，自明代中叶至今，失传已将近三百年。赞密法师一心想寻回本派失传的武功，孟神通知他心意，便要他做自己的帮手，待到打败了各大门派，令得自己能够成为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尊圣之后，便答应将修罗阴煞功传给他。赞密法师被孟神通的言语所惑，终于也成了孟神通的使者。

孟神通最顾忌的就是天山派，这时他还有一样神功未曾练成，在未有绝对把握之前，不愿亲自到天山向唐晓澜夫妇挑战，派其他人去，又怕吃唐晓澜的亏，想来想去，给他想出了一个法子，改向唐晓澜的儿子唐经天挑战，他还怕唐经天不肯应战，因此叫徒弟姬晓风施展妙手空空的本领，偷了冰宫宝剑激怒他们。待到明年三月十五之期，他各项神功均已练成，即算唐晓澜父子同来，他也不怕了。这对孟神通来说，已经是对天山派特别客气，他向其他各大门派挑战，不是打伤他们的掌门，就是掳走他们的弟子，或者是肆意加以侮辱，迫令他们应战的。

孟神通深知弟子的神偷本领，以为必可手到拿来，哪知来了一个冯琳，使姬晓风功败垂成，而阿罗尊者与赞密法师也给唐经天发现，在冰宫受围。

其时冰川天女正在追赶姬晓风，唐经天认不得赞密法师，把他们看作孟神通的爪牙，天山、武当、少林三派鼎足而立，在武林中备受尊重，如今竟被人闯入冰宫，留下战书，偷去宝剑，唐经天焉得不恼？正因为他恨极了孟神通，又不知道来人身份，一时口不择言，语气间得罪了孟神通这两个使者。赞密法师和冰川天女有交情，涵养也较好，倒还罢了，阿罗尊者却气得七窍生烟，



把本来只想与唐经天彼此印证一番的念头抛之脑后，当真要和他拼命起来。敌对的形势已成，阿罗尊者言明要“领教”天山派的剑法，唐经天以天山派掌门的身份，当然不能推辞，他见阿罗尊者态度傲慢，心中也自有气，当下拔出剑来，说道：“大师远来是客，先进招吧！”

唐经天那把长剑乃是天山派两把镇山宝剑之一，剑名游龙，剑锋在阳光之下，有如一泓清水，清亮耀眼。阿罗尊者望了一眼，略有戒心，却也不惧，傲然的微微点头，一声“接招”，挥刀立劈。

这一刀劈出，隐隐挟有风雷之声，刚猛无比，眨眼间，刀上的月牙已刺到了唐经天的胸口，唐经天手腕一翻，随手使出了一招“大漠孤烟”，剑往上撩，剑光闪烁，声若龙吟，阿罗尊者大吃一惊，急急收刀，已来不及，只听得一声断金戛玉之声，火星飞溅，阿罗尊者那口弯刀，刀上的月牙，已给削去，刃口也缺了一处。

阿罗尊者这口刀乃是上好的镔铁混合乌金所炼，重达四十八斤，所以他初时明知道唐经天使的是把宝剑，也并不惧，哪知游龙剑乃是中国名列第二的宝剑（第一把宝剑是武当派的腾蛟剑），神物利器，超出了他的估计。

唐经天出手便是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共分八八六十四式，每八个招式自成一段落，一招既出，其他七招即接连不断，有如天风海涛，迫人而来，刀光剑影之中，但见阿罗尊者腾身飞起，唐经天第二招刺了个空，第三招阿罗尊者身形降下，剑锋沾着他的鞋跟，他的身子突然平射出去，唐经天剑似追风，身形如电，第三招未刺伤他，第四招第五招又跟踪急上，待使第六招之时，剑锋又已触到了他的背心，阿罗尊者反袖一拍，衣袖下半截被平整整的削去，唐经天的剑势却也被他拍歪了少许。说时迟，那时快，他缩在衣袖中的大手突然便伸了出来，抓向唐经天的手腕！

这一招来得古怪绝伦，正是印度武功中特有的瑜伽功夫，但见他手臂一弯，竟然从绝不可能的方位抓来，冰川天女在旁边也不禁看得花容失色！

好在唐经天的剑术也练到了最高的境界，除了功力较弱之外，几乎可能及得上他的父亲，敌人从绝不可能的方位抓来，他



也从绝不可能的情况之下避了开去。剑锋一转，第七招从阿罗尊者的腋下穿过，第八招身随剑转，又一次的正面刺到了阿罗尊者的胸口！

阿罗尊者猛地大喝一声，沉重的弯刀一拍拍下，唐经天心头一颤，方自奇怪：“难道他不怕我的宝剑切断他的兵器？”陡然间觉得压力大得出奇，刀剑已然胶在一起。原来阿罗尊者觑准了剑势，同时使出了“狮子吼功”，扰乱了唐经天的心神，用尽了全身的功力，刀板贴着了无锋的剑脊。

唐经天这八招追风剑式，使得奇正相生，奥妙变幻，确是已尽得了天山剑法的精髓，但他虽然开首占了上风，却也未能伤得对方，而且到最后三招，阿罗尊者还居然有守有攻，连冯琳也不禁暗暗赞叹，不敢再小看他。

这时刀剑相交，无声无息，宛如暴风骤雨之后，突然平静下来。但在场的除了钟展和李沁梅二人之外，其余各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看到此际，却是连气也喘不过来。原来此际乃是二人各以内家真力比拼，力强则胜，力弱则败，唐经天的宝剑，和阿罗尊者那些奇妙的手法都已派不上用场了。

过了一盏茶的时分，只见两人的身躯都矮了一截，原来彼此都为了抵御对方的压力，使出了千斤坠的重身法，膝盖以下都没入了泥土中了。

萧青峰吁了口气，说道：“两人的功力大致相当，不必比了。”冰川天女向赞密大师施了一礼，说道：“就烦大师与我下场，一同拆解如何？”

赞密大师合十说道：“女护法之言，正合贫僧之意。”他取出拂尘，冰川天女拔出冰剑，冰剑一挑，拂尘一展，刀剑倏然分开。只听得“轰”的一声，唐经天和阿罗尊者身形拔起，脚下都留了两个尺许深的洞，满空泥尘，弥漫如雾，唐经天离原地二丈左右，阿罗尊者离原地三丈左右，定下了身形。两人都似斗败了公鸡一般，面色灰暗，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汽！

唐经天插剑归鞘，拱手说道：“大师神功卓绝，佩服，佩服！”阿罗尊者黑脸泛红，还礼说道：“天山剑法，果然名不虚传。”顿



了一顿，眼光一转，再向冰川天女施礼说道：“女护法这把宝剑更是世上无双，今日令我大开眼界。邛山会上，若是有缘相遇，当再向女护法领教。”冰川天女微笑道：“邛山之会，我是准定去的，领教二字，可不敢当！”赞密法师道：“既然如此，后会有期，邛山再见。”“再见”二字，尾音未绝，两人的身形已越出花园的围墙去了。身法之快比之姬晓风虽尚有所不及，但想到阿罗尊者在恶战之后，轻功仍然这么了得，众人也不禁骇然！

两人比试的结果，唐经天的双足多陷入泥土两寸，分开之时，阿罗尊者则比他多跃出丈许之地，才稳得住身形，表面看来，可说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其实阿罗尊者却吃了点哑亏，原来在冰川天女和赞密法师双双出手分开他们之时，冰魄寒光剑那股奇寒之气，虽然伤不了阿罗尊者，但他一时不能适应，被冷气一冲，故此才多退出一丈之地，心里有所不甘，是以临走之时，又再向冰川天女约战。

唐经天叹道：“天下之大，正不知还有多少高人异士！我们以前以为中土的武学已经是尽善尽美，如今看来，何殊井底观天。即以今日而论，我若没有这把游龙宝剑，只怕当真要败在这番僧手下。”

冯琳笑道：“你也不必太过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番僧的武功虽然了得，比起你的父亲和少林武当两派掌门，那还差得颇远呢。”

冰川天女道：“我不知道孟神通是什么人，但照今日的事情看来，赞密法师和这个番僧，都甘愿做他的使者，听他的差遣，想必他有过人的本领，邛山之会，咱们定要小心在意才好。”萧青峰和谢云真等人也暗暗担忧，他们邀请各大门派助拳，起初以为只是对付孟神通一个人的，如今才知道孟神通也在暗中网罗高手，替他助阵，这样一来，邛山之会，胜败之数，就未可知了。

唐经天这时才有空闲和客人相见，萧青峰将和孟神通结仇的原委，和孟神通在中原闹得天翻地覆的情形，一一告诉了他，唐经天道：“原来孟神通竟是有意向整个武林挑战的，怪不得他遣弟子来冰宫盗剑，立心先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好在宝剑未曾给他

